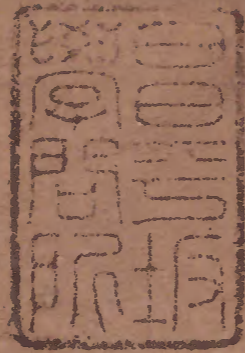


隋書

七十一之八十



			九〇	漢書門
二〇	一〇	四〇	五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六〇	五〇		漢書
函	二〇	五〇	
〇〇	〇〇	〇〇	類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50
冊數	20(19)
函號	280 71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列傳第四十一

隋書

特進臣細

如

徵

漢書文庫

文學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
 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
 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且所以
 敷德教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上則經緯天機訓建範
 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以逐之臣塗窮後門
 之士道輒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申頃激委約之中飛文
 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羽於一朝流風聲於

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漢魏以來迄乎晉宋其軀屢變前哲論之詳矣豈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太盛于時作者濟陽江淹吳郡沈約樂安任昉濟陰溫子昇河間邢子才鉅鹿魏伯起等並學窮書圃思極人文綉絲鬱於雲霞逸響振於金石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方諸張蔡曹王亦各一時之選也聞其風者聲馳景慕不然彼此好尚互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

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斌斌盡善盡美矣梁自八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更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吞併梁荆此風扇於關右任簡斐然成俗流宕忘反無所取裁高祖初統萬機母念斷彫為樸發號施令咸去浮華然時俗詞藻猶多淫麗故憲臺執法屢飛霜簡煬帝初習藝文有非輕側之論暨乎即位一變其風其與越公書建東都詔冬至受朝詩及擬飲馬長城窟並存雅體歸於典制雖意在驕淫而詞無浮蕩故當時綴文之士遂

得依而取正焉所謂能言者未必能行蓋亦君子不與
廢言也爰自東帝歸秦逮乎青蓋入洛四隩咸泉九州攸
同江漢夾靈燕趙竒俊並該天網之中俱為大國之寶言
刈其楚片善無遺潤木圓流不能十數才之難也不其然
乎時之文人見稱當世則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河東
薛道衡趙郡李元操鉅鹿魏澹會稽虞世基河東柳詵高
陽許善心等或鳴揚河朔或獨步漢南俱騁龍光並驅雲
路各有本傳論而叙之其潘徽萬壽之徒或學優而不切
或才高而無貴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埋沒今總之
於此為文學傳云

劉臻

劉臻字宣華沛國相人也父顯梁尋陽太守臻年十八舉
秀才為邵陵王東閣祭酒元帝時遷中書舍人江陵陷沒
復歸蕭詧以為中書侍郎周冢宰宇文護辟為中外府記
室軍書羽檄多成其手後為露門學士授大都督封饒陽
縣子歷藍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禪進位儀同三司左
僕射高頴之伐諫也以臻隨軍典文翰進爵為伯皇太子
勇引為學士甚褻狎之臻無妄幹又性恍惚耽悅經史終
日覃思至於世事多所遺忘有劉訥者亦任儀同俱為太
子學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尋訥謂從

者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家荅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夫悟謂至訥家乃據按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曰此汝亦來耶其子荅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此叱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性好噉蜆以音同父諱呼為扁螺其踈放多此類也精於兩漢書時人稱為漢聖開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頴

王頴字景文齊州刺史頴之弟也年歲值江陵陷隋諸兄入關少好遊俠年二十尚不知書其兄顥所責怒

於是感激始讀孝經論語書夜不倦遂讀左傳禮易詩書乃歎曰書無不可讀者勤學累載遂遍通五經究其旨趣大為儒者所稱解綴文善談論年二十二周武帝引為露門學士每有議決多頴所為而頴性識銳出精力不倦好讀諸子偏託異書當代稱為博物又曉兵法益有縱橫之志每歎不逢時常以將相自許開皇五年無恙作佐即尋令於國子講授會高祖親臨釋奠國子祭酒元善講孝經頴與相論難詞義鋒起善往往且高祖大奇之起授國子博士後坐事解職配防嶺南數載授漢王諷府諮議參軍王喜禮之時諷見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廢黜潛有異

志願遂陰勸諒緒治兵甲及高祖崩諒遂舉兵又多頰之
計也頰後數進奇策諒不能用楊素三高澤將戰頰謂其
子曰氣候殊不佳兵心豈汝可隨從我既而兵敗頰將歸
突歎至山中徑路斷絕知必不濟謂其子曰吾之計數不減楊
素但坐言不見效遂至於此不能坐受擒執以成豎子名
也吾死之後汝慎勿過親故於是自殺瘞之石窟中其子
數日不得食遂過其故人竟為所擒楊素求頰屍得之斬
首梟於太原時年五十四撰五經大義三十卷有集十卷
並因兵亂無復存者

崔儼

崔儼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齊
高陽太守世為著姓儼年十六太守請為功曹不就少與
范陽盧思道隴西平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讀書為務負詩
才地忽略世人大畧其立曰不讀五十卷書者無得入此
室數年之間遂博覽羣言多識通流解屬文在齊舉秀才
為員外散騎侍郎遷殿中侍御史尋與熊安生馬敬德等
議五禮兼脩律令尋兼散騎侍郎聘于陳使還待詔文林
館歷殿中膳部員外三曹郎中儼與頰丘季若俱見稱重
時人為之語曰京師灼灼崔儼李若齊亡歸鄉里仕郡為
功曹州補主簿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尋兼內史舍人後

數年兼通直散騎侍郎聘于陳遂授員外散騎侍郎越國
公楊素時方貴侍重儀門地為一之縱以其女為妻聘禮
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德儻故敝其衣冠騎
驢而至素推令上座儻有輕素之色禮甚語言又不遜素
忽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儻方來謝素待之如初仁
壽中卒於京師時年七十二子世濟

諸葛穎

諸葛穎字漢丹陽建康人也祖鎰梁零陵太守父規襄陽
太守穎年八歲能屬文起家梁邵陵王參軍事轉記室侯
景之亂奔齊待詔文林館歷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

齊不得調杜門不出者十餘年習周易圖緯君雅莊子頗得
其要清辯有俊才晉王廣素聞其名引為參軍事轉記室
又王為太子除藥藏監煬帝即位遷至右作郎甚見親倖出
入卧内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問
隙多所諧毀是以時人謂之治葛後錄恩舊授朝請大夫
帝常賜穎詩其卒章曰參翰長洲苑侍講南成門名理窮
研覈英華恣討論實錄資平允傳芳道可後昆其見待遇如
此從征吐谷渾加正議大夫後從駕北巡卒於道年七十
七穎性褊急與柳書每相忿鬪而屢書怒之而猶不止於
後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錄駕北巡記三卷幸江都道

里記一卷洛陽古今記一卷馬名錄二卷並行於世有子
嘉會

孫萬壽

孫萬壽字仙期信都武強人也祖寶相散騎常侍父靈暉
齊國子博古萬壽年十四就阜城熊宇生受五經略通大
義兼博涉子史善屬文美談笑博陵去德林見而奇之在
齊年十七奉朝請高祖受禪滕穆王引為文學坐衣冠不
整配防江南行軍撫管宇文述召典雷書萬壽本自書生
從容文雅一旦從軍鬱鬱不得志五言詩贈京邑知
友曰賈誼長沙國屈平湘水濱江南瘴癘地從來多逐臣

粵余非巧官少小拙謀自欲飛無假翼思鳴不值晨如何
載筆七翻作負戈人飄飄如不偶弃置同芻狗失路乃西
浮非狂亦東走晚歲出函關乃春度京口石城臨獸據天
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烏獲成羣邾超初入幕王粲始從軍
裹糧楚山際被甲吳江濱吳江一浩蕩楚山何糾紛驚波
上濺日喬木下臨雲繫越恒首辯喻蜀幾飛文曾連唯救
患吾彥不羊動羈遊歲月久歸思常搔首非關不樹萱豈
為無杯酒數載辭鄉縣三秋別親友壯志後風雲衰鬢
蒲柳心緒亂如絲空懷疇昔時昔時遊帝里弱歲逢知己
旅食南館中飛蓋西園裏河間本好書東平唯愛士英辯

接天人清言洞名理鳳池時寓直麟閣常遊止勝地盛賓
僚麗景相携起舟汎昆明水騎指渭津橋袂除臨灞岸供
帳出東郊宜城醞始熟陽翟新調繞樹鳥啼夜雅麥雉
飛朝細塵梁下落長袖掌中嬌懽娛三樂至懷抱百憂銷
夢想猶如昨尋思久寂寥一朝牽世網萬里逐波潮廻輪
常自轉懸旆不堪搖登高視衿帶鄉關白雲外廻首望孤
城愁人益不平華亭宵鶴唳幽谷早鳴鳥斷絕心難續倘
恍魂屢驚萬羣紀通家好鄒魯故鄉情若值南飛鴈時能訪
死生此詩至京盛為當時之所吟誦天下好事者多書壁
而說之後歸鄉里十餘年不得調仁壽初徵拜豫章太守長
吏非其好也王轉封于齊即為齊王文學當時諸王官屬何
多被夷滅由是彌不自安因謝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立
於官時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於世

王貞

王貞字孝逸梁郡陳留人也少聰敏七歲好學善毛詩世且
記左氏傳周易諸子百家無不畢覽善屬文詞不治產業未
每以諷讀為娛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為主簿後與
秀才授縣尉非其好也謝病于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
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曰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地產
神効氣浮星漢之表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孫慧文詞

來迂東海顧循寡薄有懷髦彥籍甚清風為日久矣未獲披覲良深佇遲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颼陵雲仙掌方承涪川露懇攝衛彼宜與時休適前園後圃從容丘壑之情左琴右書蕭散煙霞之外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優游儒雅何樂如之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坐棠聽訟事絕詠歌攀桂榜詞眷言高趣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託象之應劉置醴闕申穆背淮之負徒聞其語趨燕之客罕值其人鄉道冠鷹揚聲高鳳舉儒墨泉詞章苑囿棲遲衙泐懷寶迷邦徇茲獨善良以於邑今進行人具宜往之側望起予甚於飢渴想便輕輿副此靈心

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述書不盡言更慙詞費及貞至王以客禮待之朝夕遣問必不又索文集貞答謝曰蜀賀德仁宣教須少來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孰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與天道雅志傳於游夏餘波鼓於屈宋雕龍之迹具在風騷而前賢後聖代相師祖賞遜時移出門分路變清音於正始體高致於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誰許獨為麟甫孝逸生於戰爭之季長於風塵之世學無半古才不逮人往屬休明寸陰已晏雖居可封之屋每懷貧賤之恥適鄆郢而迷塗入邯鄲而失步歸來反覆心灰遂寒豈謂橫議過實虛塵睿覽枉高車以載駸費明珠以彈心

遂得裏糧三月重高門之餘地背淮十里望臺臺之後塵土
與懸黎而並肆將駿驥而同阜終朝擊走匪黃鍾之所諧
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顧想平生觸塗多感但以積年
沈痼遺忘日久拙思所存纔成三十二卷仰而不空方見
學仙之遠窺而不覩始知游聖之難咫尺天人周章不暇
怖甚真龍之降斯過白豕之歸伏紙陳情形神悚越齊王
覽所上集善之賜良馬四匹貞復上江都賦王賜錢十萬
貫馬二匹未幾以疾其還鄉里終于家

虞綽

虞綽字士裕會稽餘姚人也父孝曾陳始興王諮議綽

長八尺姿儀甚偉博學有俊才尤工草隸陳左衛將軍傅
縉有盛名於世見綽詞賦歎謂人曰虞郎之文無以尚也
仕陳爲太學博士遷永陽王記室及陳亡晉王廣引爲學
士大業初轉爲祕書學士奉詔與祕書郎虞世南著作佐
郎庾自直等撰長洲玉鏡等書十餘部綽所筆削帝未嘗
不稱善而官竟不遷初爲校書郎以潘郎左右加宣惠尉
遷著作佐郎與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
以文翰待詔恩盼隆洽從征遼東帝舍臨海頓見大鳥異
之詔綽爲銘其辭曰維大業八年歲在壬申夏四月景子
皇帝底定遼碣班師振旅龍駕南轅鸞旗遷西邁行宮次

于柳城縣之臨海類焉山川明秀寔仙都也旌門外設欵
跨重阜帳殿周施降臨大壑息清蹕下輕輿盤百靈綏萬
福踐素石步碧池同軒皇之襄野遠漢宗於河上想汾射
以開襟望蓬瀛而載行宵然齊肅貌屬殊庭兼以聖德遐
宣息別風與淮雨林符潛感表重潤於夷波壁日曬光卿
雲舒采六合開朗十洲澄鏡少選之間儵焉靈感忽有祥
禽皎同鶴鷗出自霄漢翻然雙下高逾一丈長乃盈尋靡
霜暉於羽翮激丹華於背距鸞翔鳳峙鵠起鴻塞或蹶或
咏載飛載止徘徊馴擾咫尺乘輿不藉揮琴非因拊石樂
我君德是用來儀斯固類仙人之騏驥冠羽族之宗長焉

王青鳥東海赤鴈豈可同年而語哉竊以銘其華岳事乘
靈異紀迹鄰山義非盡美猶方冊不泯遺文可觀况盛德
成功若斯懿懽懷真味道加此感通不謂名山安用銘異
臣拜稽首敢勒銘云來蘇興起帝自東來征言復禹績乃御
軒營六師薄伐三韓肅清龔行天四罰赫赫明明文德上暢
靈武外薄車徒一擾苛慝靡作凱歌載路成功允鑠反旆
還軒遵林並卷石與海遊駐紮巖岫想遐凝藐屬千里
金臺銀闕玉浮丘時有咸斯應靈會於社飛來清漢俱集
華泉好音工響自臨以真水鏡狎一馴德習習翩翩絕迹無浪
於萬斯年立瞻元而善之命有三勳於海上以度遼功授建

節尉綽恃才任氣無所降下世作郎諸葛穎以學業倖於
帝綽每擊之由是有隙帝嘗問綽於穎穎曰虞綽麤人
也帝領之時禮部尚書楊玄感稱爲書倨虛禮之與結
布衣之交綽數從之游其族之虞世南誡之曰上性猜忌
而君過厚玄感若與絕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無咎不然
終當見禍綽不從尋有告綽以禁內兵書世感帝甚銜
之及玄感敗後籍沒其家妓妾並入宮帝因問之玄感平
常時與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綽對帝令大理卿鄭善果窮
其事綽曰羈旅薄遊與玄感文酒談款實具無他事帝怒
且末綽至長安而亡吏逮之急於是潛逃

名自稱吳卓遊東陽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歲
餘綽與人爭田相訟有識綽者而告竟爲吏所執坐斬江
都時年五十四所有詞賦並行於世大德爲令誅前群盜
甚得民和與綽俱爲使者所執其妻泣曰每諫君無匿學
士今日之事也下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圖就長者反爲人
告之吾罪也當死以謝綽會有詔死罪得以擊賊自効信
安吏民詣使者叩頭曰辛君人命所懸辛君若去亦無信
安矣使者留之以勸賊帝怒遣使者大德獲全

王冑

王冑字承基琅邪臨沂人也祖瑒瑒太子詹事父祥陳黃

門侍郎曹少有逸才仕陳起家都陽王法曹父重慶太子舍人東陽王文舉及陳廢晉二帝引為學士仁壽末從劉方擊林邑以功授都督大業初為著作佐郎以文詞為煬帝所重帝嘗自東都還京師賜天下六醜因為五言詩詔曹和之其詞曰河洛無朝市嶠函實與區周營曲阜作漢建奉春讓大君包二小皇極盛兩都招搖正東指天駟迺西驅展於齊王軼式道耀金吾千門駐罕畢四達儼車徒是節春之暮神臯華實敷皇情感時物睿思屬粉榆詔問百年老恩隆五日醜小人荷鑛鑄何由答大鑪帝覽而喜之因謂侍臣曰氣高致遠歸之於曹詞清體潤其在

其意密理新推庾自直過此者未可以言詩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繼和與虞綽齊名同志友善于時後進之士咸以二人為准的從征遼東進授朝散大夫曹性疎率不倫自恃才大鬱鬱於薄官每負氣陵傲忽略時人為諸曷類所嫉屢譖之於帝帝愛其才而不罪禮部尚書楊素感虛襟與交數遊其第及素感敗與虞綽俱徙邊曹遂亡匿潛還江左為吏所捕坐誅時年五十六所著詞賦多行於世曹兄卷字元恭博學多通少有盛名於江左仁陳歷太子洗馬中舍人陳亡與曹俱為學士煬帝即位授秘書郎卒官

庾自直

庾自直潁川人也父持陳羽林監自直少好學沉静寡欲
仕陳歷豫章王府外兵參軍官惠記室陳亡入關不得謁
晉王廣聞之引為學士大業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屬文
於五言詩尤善性恭慎不妄交遊特為帝所愛帝有篇章
必先示自直自直令其誥訶自直所難帝輒改之或至於再三
俟其稱善然後方出其見親禮如此後以本官知起居舍
人事化及作逆以之比上自載露車中感激發病卒自直
集十卷行於世

潘徽

潘徽字伯牙吳郡人也性聰敏受禮於鄭灼授毛詩於
施公受書於張冲講莊老於張譏子通大義尤精三史善
屬文能持論陳尚書令江總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詣總
甚敬之釋褐新蔡王國侍郎選為客館令隋遣魏澹聘于
陳陳人使徽接對之澹將反命為啓於陳主曰敬奉弘慈
曲垂餞送徽以為伏奉為重敬奉為輕却其啓而不奏澹
立議曰曲禮注曰禮主於敬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孝
經曰宗廟致敬又云不敬其親謂之悖禮孔子敬天之怒
成湯聖敬日躋宗廟極重上天極高父極尊君極貴四者
咸同一敬五經未有異文不知以敬為輕竟何所據徽難

之曰向所論敬字本不全以為輕但施用處殊義成通別
禮主於敬此亦通言猶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
名也春秋有箕缺夫姜亦云敬既於子則有敬名之義
在夫亦有敬妻之說此可復謂極重乎至若謝諸公固
非尊地公子敬愛止施賓友敬同敬報彌見雷同敬聽敬
酬何則真閭黨知敬之為義雖是不輕但敬之於語則有
時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舉一隅未為深據澹不能
對遂從而改焉及陳澹為州博二秦孝王俊聞其名召為
學士嘗從俊朝京師在途令徽於馬上為賦行一驛而成
名曰沐思賦後覽其善之復令為萬字文并遣撰集字書

名為韻纂徽為序曰文字之來尚矣初則義自出震觀象
緯以法天次則史頡佐軒察蹄迹而取地於是八卦爻始
爻文斯作繩用既息墳籍生焉至如龍箴授河龜威出洛
綠縹白檢述勛華之運金繩玉字表殷夏之符銜甲示於
姬壇吐卷徵於孔室莫不理包遠邇迹會幽明仰協神功
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言流萬代
正名百物為生民之耳目作後王之模範頌美形容垂芬
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蹤三五並曜參辰外振武功內
修文德飛英聲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銘鍾鼎春秋羽盛
禮樂於膠庠小自俗觀風採歌謠於唐衛我秦土殿下降靈

宵極靈秀天機質潤珪璋文兼黼黻楚詩早習頗屬懷於
言志沛為先通每留神於索隱尊儒好古三雅之對已道
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彌洽遨遊必名教漁獵唯圖史加以
降情引汲擇善芻微築館招賢藝技佇異剖連城於并里
賁束帛於丘園薄技無遺片言便賞所以人加脂粉物競
珍磨俱報稻梁各施鳴吠于時歲次鶉火月躔夷則駮駕
務墮靈光意靜前臨竹沼却倚桂壺啟泉石坐仁智之心煙
霞發文彩之致質僚霧集教義風靡非乃討論羣藝商略衆
書以為小學之家尤多舛雜雖復周禮漢律務在貫通而
巧說邪辭遷生同異且文訛篆隸音謬楚夏三蒼急就之

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屬唯別體形至於尋聲推韻良
為疑混酌古會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聲類已詳韻集始
判清濁繞分宮羽而全無引據過傷淺局詩賦所須亦難為
用遂躬紆膚音標摘是非撮舉宏綱裁斷篇部總會舊轍
創立新意聲別相從即隨注釋詳之詰訓證以經史備包
騷雅博牽子集汗簡云畢題為韻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
方可藏彼名山副諸石室見群玉之為淺鄙懸金之不定
爰命末學製其都序微業術已寡思理彌殫心若死灰文
慙生氣徒以大馬識養飛走懷仁敢執顛沛之辭遂操狂
簡之筆而齊魯富經學楚鄭多良士西河之彥幸不請於

吉期... 卷之... 一
索居東屯之才請能加於潤色未幾俊靈晉皇廣復引為揚州刺史令與諸儒撰江都集禮一部復令徽作序曰禮之為用至矣大與天地同節明與日月齊昭源開三本體合四端巢居穴處之前即萌其理龜文鳥迹以後稍顯其事雖情存簡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禮之職司徒五禮之官邦國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義非此莫成進退俯仰去茲安適若墮印塗猶防止水豈直壁彼耕耨均斯粉澤而已哉自甘屬坑焚時移漢魏叔孫通之碩解高堂隆之博識專門者霧集制作者風馳節文頗備枝條互起皇帝負象垂旒辨方正位纂勛華之曆

象綴文武之憲章車書之所會通觸境斯應雲雨之所霑潤無思不賻東探石簣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鳴鑿太室偃伯靈臺樂備五常禮兼八代上柱國太尉揚州摠管王握瑾璋之寶履神明之德隆化讚傑藏用顯仁地居周邵業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藝戎衣而籠關塞朝服而掃江湖收杞梓之才麟康莊之館加以佃漁六學網羅百氏繼稷下之絕軌弘泗上之淪風賸無隱而不撰事有難而必綜至於采標綠錯華垂丹篆刑名長短儒墨是非書圃翰林之域理窟談叢之內謁者所求之餘侍醫所校之選莫不澄涇辨渭拾珠棄蚌以為管文澆敗損益不同明堂

曲臺之記南宮東觀之說鄭王徐質之答崔譙何夔之論
簡牘雖盈書華蓋鮮乃以宣夜暇日聽談餘晨娛情窺寶
之鄉疑相觀濤之岸摠括滄素躬披紺縹無川楚振領
提綱去其繁雜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禮凡十
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數用比年周之義存焉人
倫之紀備矣昔者龜蒙今后臨漢名藩誠復出警入讞
擬輿輿之制度建鞫載濟用天子之禮樂求諸述作未聞
茲典方可籍之類小副彼名山見刻云云之非工嗟懸金之
已陋是知沛王通論不獨擅於前脩盛朔新書更追懸於
此子教幸懷仁白雲游聖海謬承恩將大敢叙該博之文云

煬帝嗣位詔徵與著作佐郎陸從典太常博士褚亮歐陽
詢等助越公楊素撰魏書會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楊
玄感兄弟甚重之數相來往及玄感敗凡交關多罹其患
徵以玄感故人為帝所不悅有司希旨出徵為西海郡威
定縣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隴西發病卒

杜正玄 弟正載

杜正玄字慎微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為石趙從事中
郎因家於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學相授正玄尤聰敏博
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辯藉甚三河之
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

僕射湯素負才傲物正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及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及召平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章贍素乃嘆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卒官弟正藏

杜正藏字為善尤好學善屬文弱冠舉秀才授純州行參軍歷下邑正大業中學業該通應詔舉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時詔闕論者榮之著碑誄銘頌詩賦百餘篇又著文章體式大為後進所寶時人號為文軌乃至海內外

麗有濟亦共傳言稱為杜家新書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植學善屬文官至秦主記室及王薨過故宮為五言詩辭理悲壯甚為時人所重後為兄弟論義理可稱

丑式

河間丑式博學知所屬文少有令問仁壽中官至漢主記室王甚重之及漢主敗式自殺其族人正卿彦知俱有雋才名顯於世

劉善經

河間劉善經禱物洽聞尤善詞議歷仕著作佐郎太子舍
人著酬德傳二十卷諸劉譜二十卷四聲指歸一卷行於
世

祖君彦

范陽祖君彦齊高書僕射孝徽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辭訥
澀有才學大業末官至東平郡書佐郡陷於翟讓因爲李
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劉徽皆成於其手及密
敗爲王世充所殺

孔德紹

會稽孔德紹有清才官至景城縣丞齊建德稱王署爲中

書令專典書檄及建德敗伏誅

劉斌

南陽劉斌頗有詞藻官至信都郡司功書佐齊建德署爲
中書舍人建德敗復爲劉闡中書侍郎與劉闡工師交厥
不知所終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
立信矣王曹虞綽之輩崔儵孝逸之倫或矜氣有才遺落
世事或學優命薄詭高位下心鬱抑而孤憤忘盤桓而不
定嘯傲當出脫略公卿是知跡跡見遺嫉邪忤物不獨漢
陽趙壹平原祢衡而已故多難善悔鮮克有終然其學涉

稽古文詞辨麗並鄧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矣有隋總一
寰宇得人為盛少異之言不過十數正玄昆季三人預焉
葉粲相耀亦為難兄弟矣

列傳第四十一

隋書七十六

上

十

列傳卷第四十二

隋書七十七

隱逸

特進臣魏

徵

上

自肇有書契綿歷百王雖時有盛衰未嘗無隱逸之士故
易稱遯世無悶又曰不事王侯詩云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禮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語曰舉逸民天下之
人歸心焉雖出處殊途語默異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
也洪崖北其始箕山扇其風七人作乎周千四皓光乎漢
日魏晉以降其流逾廣其大者則輕天下細高物其小者
則安三節甘賤貧或與世同塵隨波瀾以俱或違時矯

俗望江湖而獨在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而織落毛
飲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有人懷抱之出然皆欣
欣於獨善鮮汲汲於兼濟而受命者守文守文守文莫不束
帛交馳汗輪結轍奔走巖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雖
未弘志不可奪縱無舟楫之功終有賢貞之操足以立懦
夫之志息貪競之風與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謂
無用以為用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備
隱逸篇云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髡鬣喪父事母以孝聞母

曾臥吐疑為中毒因跪而止其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
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顏子也年十一魏廣平王贊辟
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哀毀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
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
遂博覽群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
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一開亦重其名將諷
朝廷擢為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
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且無殺害之言至於親賓
來至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
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謔亂嘗集士謙所盛饌

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群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谷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為人所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之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鬪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又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可於木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怒身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

其喉斃於手下震悼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遠去無為吏之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答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債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債家爭來償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謙罄竭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糧種分給貧乏州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參軍遺惠也或謂士謙曰子多陰德士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

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
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為外典無聞焉士謙顧之曰
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
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實証所言子變萬化
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
矣至若鯨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豨君子
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大黃母為鼃宣武為
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蛇羊祐前身本
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
相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

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

世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生

懷詩輒毀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

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煩改今之賊重

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

罪宜從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刑去右手

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

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為亂階適

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

止黥之則可有謹者頗以為得治體開皇三年終於家時

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今李
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諫道者丘
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
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贖贖一
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
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乏

崔廓 子曠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
貧而母賤由是不為邦族所齒 為里佐屢逢屈辱於是
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 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

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為忘年之友每相往
來時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為之作傳輸之秘府士
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
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
有子曰曠曠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
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諸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
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母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
入口者五日徵為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
之第及河南為晉王轉記室參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
已遺曠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国平臺東苑慕義如林

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怪之
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
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強記鉤深致遠視漢臣之三篋似涉
蒙山對梁相之五車注在雲夢吾兄欲賢重士敬愛忘疲
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稷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
地方七百軍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啓南陽方開
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
賦池竹之檀栾其崇貴也如彼甘六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
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慙子建書不
盡意寧俟繁辭續答曰一昨伏去不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

失若乃理高亟擊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
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
禮之詩周頌詎盡揄揚鄧客之表大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
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音貴於東平文藝高於北
以公則邊蕭管音則裴楷張華雞樹騰聲鵝池播美望
我清塵愆然路絕祖濟燕南賢安河朔情遊本無意於希
顏豈有心於慕靡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唯取一
篇披莊不過盈尺復况桑榆漸暮藜藿屢空塞燭無成穿
楊盡弃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諺齒鴻儀虛班驥阜挾
太山而超北海比載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為池匹酬恩而

反易忽屬周桐錫瑞唐水承家門有將相為宜桃李真龍
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換上益
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為之不逮曹植儻預聞高論則不
隕令名揚脩若切在下風亦詎虧淳德無任荷戴之至謹
奉啓以聞豫章得書資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郗文
翰多成其手主入東宮除太子齋師俄遷舍人及元德太
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
宮次河陽鎮藍田令書雲於藍田山得一玉人長三尺四
寸著大領衣冠憤奏之初聞羣臣莫有識者贖荅曰謹按
漢文已前未有冠憤即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

司農盧元明撰高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為形像長數
寸或出或隱出則令益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高
維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皆賀天子大悅賜練
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曠曰何處有羊腸坂曠對曰
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
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羊腸坂帝
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濟所謂問一知一五年受詔與
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盧世
基詳善心術為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今視事遼東之
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暗之議也奉詔作東征

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特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
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守文化及之弒
帝也引為著作郎稱疾不赴在路發疾卒於彭城時年六
十九曠與洛陽元善河東柳詵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琅邪
諸葛頴信都劉焯河間劉焯相善為因休假清談竟日所
著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入洛陽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二十
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為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郟人也幼沈靜少學唄後業於周弘正書三
論論聲壇都邑則歎曰名臣曾之賓吾其為賓乎

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緡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
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憇於至真觀
朞月又辭入天台山因絕穀養性所資唯松水而已雖隆
冬洹寒不服綿絮大傳徐陵為之刊山立頌初在緡雲山
太極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在十出八十當為王者師然後得
道也晉王廣鎮揚州知兵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
體自然包涵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
德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沖玄怡神虛
白餐松餌木棲息煙霞均平亦城而行風雲遊玉堂而駕龍
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鳴雷吳江漢藉甚嘉猷有勞寤寐欽

承素道久積虛襟測席幽人夢想嚴元霜風已冷海氣將
寒偃息茂林道體休念一日出山四時輕舉漢庭淮南八公
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賢已說導凡
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待從外請想無勞束帛責然
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谷希能屈已竚望披雲則謂門人
曰吾今年八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言信而有徵於是遂
詣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夕中命
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儀至十五更而死支體柔弱
如生停留數旬顏色無變晉主下書曰天台真隱東海徐
先生虛確居宗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章褐蒲衣

餐松餌木棲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千尋
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欲承道風久餐德素頻遣使乎遠此
延屈異得虔受上法或建良緣至止甫爾未澄旬日厭塵
羽化及真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
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但化猶愴于懷喪
事所資聞須供給竟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樽餘衣詎藉墳
龍但杖舄猶行示同俗法且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
自江都至於天台存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
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洒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
之於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知其

小傳卷之二十一
南齊書卷之二十一
乙

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贈物千段遣畫工圖其狀貌令柳詵為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之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嬴我王遙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啓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為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瑤開皇中為涇水令以清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

禮其周易詩書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為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於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凝滯文詡輒博引證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彦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策杖而歸灌園為萊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

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
盜因感悟奔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經
數年盜者向鄉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牆心有不甘
文詡因毀舊垣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
文詡令禁之遂為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
文詡遽遣之因為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
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恤輒辭不受
每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
以望意擊几時有題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於家
年四十鄉人為立碑頌號曰張先生○史臣曰古之所謂

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
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為心不敏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
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
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
之純德其孰能至於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
愠徐則志在沉冥不可勦踈莫能貴賤皆抱樸之士矣崔
廓感於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
構父子雖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列傳第四十三

隋書七十八

將進臣類徵上

藝術

夫陰陽所以正時日順氣序者也卜筮所以決嫌疑定猶豫者也鑿巫所以禦妖邪養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節哀樂者也相術所以辯貴賤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此皆聖人無心因民設教救恤災患禁止滯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來久矣然昔之言陰陽者則有箕子裨竈梓慎十韋曉音律者則師曠師襄伯牙杜夔叔不筮則史扁史蘇嚴君平司馬季主論相術則內史叔

服姑布子卿唐舉許負語鑿則文摯扁鵲李咸革陀其巧
思則奚仲墨翟張平子馬德衡凡此諸君者仰觀俯察探
賾索隱咸詣幽微思侔造化通靈入妙殊才絕技或弘道
以濟時或隱身以利物深不可測固無得而稱焉近古涉
巫斯術者鮮有存夫貞一多肆其淫僻厚誣天道或變亂
陰陽曲成君欲或假託神怪熒惑民心遂令時俗妖說不
獲返其真性身罹災毒莫得而終而死藝成而下意在茲
乎歷觀經史百家之言無不存夫藝術或叙其玄妙或記
其迂誕非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是以後來作者或
相祖述故今亦採其尤著者刻為藝術篇云

庾季才 子質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隨晉元帝過江官至
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縣祖詵梁處士與
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悟八歲誦尚書十
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梁廬陵王績辟荊州主
簿湘東王繹重其術藝引授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
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
歷世尸掌魏高堂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
頗明星曆因共仰觀從容謂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
方可息季才曰頃天象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

鎮荆陝整飾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
於社稷可得無慮必入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後與
吏部尚書宗慄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如其言周太
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有征討恒預侍從
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
南人未安社土故有此賜者欲絕鄉南望之心宜盡誠事
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
才散所賜物購求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
克襄陽先昭異庶晉平建業皆得士衡伐國求賢之道也
今郢都覆敗君信有非措紳外咎皆為賤隸鄙人羈旅不

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贖贖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道也微君
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俘為奴婢者數千口武成二
年與二襄更信同捕麟此學士累遷稍伯大夫車騎大將
軍儀同三司其後大承字宇文護執政謂季才曰此日天
道有何徵祥季才對曰三曰恩深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頃
上已有變不利宰輔公曰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身
期而受旦奭之美子孫蕃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
復所知護沈吟久之謂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辭未獲免
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無煩別參寡人也自是漸疎不復
別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帝親自臨檢有假託符命

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戮唯得季才書兩紙盛言縛候災祥
宣天政歸權帝謂少宗伯斛斯徵曰庚季才至誠謹懇甚
得人臣之禮因賜粟三百石息二百匹遷太史中大夫詔
撰臺臺祕苑加上儀同封臨穎伯邑六百戶宣帝嗣位加
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三百戶及高祖為丞相
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
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言之符兆
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入豈復得為箕穎之事乎高祖默然
久之因舉首曰吾今誓猶騎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絲五
百兩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書為記之天定元年正月

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於國城之上俄
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雨皇王不能無
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卯入酉者天之
正位謂之二八之門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
其月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
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日即是驚蟄萬氣壯發之時昔
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一月甲
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
子宜應天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
將遷都及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曰而奏曰臣仰觀

玄象俯察圖記龜兆久襲必有遷都且堯都平陽舜都冀
土是堯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將八百歲
水皆離國不甚宜人願陛下協天人之心為遷徙之計高
皇憐然謂穎等曰是何神也遂發詔施行賜絹二百段馬
萬匹進爵為公謂季才曰朕自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
令季才與其子質撰玄象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妙
奧推測多途執見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
故使公父子共為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
月出為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藩時議以季才術藝
通有詔遷委舊任季才以

張胃玄曆行及素充言日景
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
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
季才局量寬弘術業優博
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言曰
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文酒
聖言之徒雖為後進亦由遊
象志一百四十一卷地理志八
康質字行脩少而明敏早有志
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任周齊煬
請歷郡縣令遷隴州司馬大業
初授太史令撰錄貞觀立

隋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三
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
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邪質曰臣事陛下之事齊
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問由是出為介休
帝親伐遼東徵詔行在所至臨泲謂質曰朕承先
首親事高麗虜其土地人民纒富我一郡卿以為克不質
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尅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
色曰朕今搃兵至此豈可未見必敗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
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住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
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

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子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
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竊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
乘糜費實多帝怒曰我自行出不能尅直遣人去豈有成
功也帝遂行既而禮部尚書趙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
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
當為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也質曰玄感地勢雖險德望
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元易可
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
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此
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宜鎮撫關內使百姓異力歸農三

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然後巡公以事為且陛下思之
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
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
歷襄武令元德太子學士齊王屬義寧初為太史令時有
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

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也本
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

千言州里號曰神童及長開
右味道不求榮利博綜群書
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
占候筭曆之術隱於白鹿山
數年徙居林慮山朱黃嶠請
業者自遠而至初無所拒後

惟其煩述於五臺山也地多藥物與弟子數人廬於巖下蕭
然絕世以為神仙可致皇太子勇聞而召之太翼知太子
必不為嗣謂所親曰吾拘逼而來不知所統駕也及太子
廢坐法當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為官奴久之乃釋其
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仁壽末高祖將避暑仁壽宮
太翼固諫不納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豈敢飾詞但恐是
行鑿輿不及高祖大怒繫之長安獄期還而斬之高祖至
宮寢疾臨崩謂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後言事未
嘗不中吾來自道當不反今果至此爾宜釋之及煬帝即
位漢王諒反帝以問之荅曰上稽玄象下參人事何所能

隋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為未幾諒果敗帝常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
章仇四岳之曾與盧同源於是賜姓為盧氏太業九年從
駕至遼東太翼言於帝曰黎陽有兵氣後數日而玄感反
言聞帝甚異之數加賞賜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稱數
關諸秘密世莫得聞後數載卒於雒陽

耿詢

耿詢字敦信丹楊人也滑稽辯給伎巧絕人陳後主之世
以客從東衡州刺史王勇於南勇卒詢不歸遂與諸越
相結皆得其歡心會郡俚反叛推詢為支柱國王世積討
詢之罪誅自言有巧思世積釋之以為家奴久之見其

故人高智寶以玄象直太史詢從之受天文筭術詢創意
造渙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於闔室中使智寶外候
天時合如符契世積知而奏之高祖配詢為官奴給使太
史後賜蜀王秀從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廢復當誅何
稠言於高祖曰耿詢之巧凡若有神臣誠為朝廷惜之上
於是特原其罪詢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煬帝即位進歌
器帝善之放為良民歲給授右尚方署監事七年車駕東
征詢上書曰遼東不可討師必無功帝大怒命左右斬之
何稠苦諫得免及平壤之敗帝以詢言為中以詢守太史
丞字文化及弒逆之以從至黎陽謂其妻曰近觀人事遠

察天文字文必敗李氏當王吾知所歸矣詢欲去之為說
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於世

韋鼎

韋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隱於商山因而歸宋
祖睿深開府儀同三司父正黃門侍郎鼎少通脫博涉經
史明陰陽逆刺尤善相術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遭
谷憂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哀毀過禮殆將滅性服闋為邵
陵王主簿侯景之亂鼎兄弟卒於京城鼎負屍出寄于中
興寺末始無所得鼎哀憤慟哭忽見江中有物流至鼎所
罪切異之往見乃新棺也因以充殮元帝聞之以為精誠

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為戶曹屬歷太尉掾大司馬
從事中書侍郎陳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氣知其當王遂寄
孛焉因謂陳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誅死後四歲梁其代終
天之曆數當歸舜後昔周滅殷氏封嬖滿于宛丘其裔子
孫因為陳氏僕觀明公天縱神武繼絕統者無乃是乎武
帝陰有圖僧辯意聞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禪拜黃門
侍郎俄遷司農卿司徒右長史貞威將軍領安右晉安王
長史行府國事轉廷尉卿大建中為聘周主使加散騎常
侍尋為秘書監宣遠將軍轉臨海王長史行吳興郡事入
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賣貨田宅寓居僧寺交人大匠卿

毛彪問其故荅曰江東主氣盡於此矣吾與爾當死長安期
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嘗與高祖相遇鼎謂高
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羣賢所逮也
不以必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參贊公相
不可言願深自愛及陳平上駢召之授上儀同三司待遇
甚厚上每與公王宴賞鼎恒預焉高祖嘗從容謂之曰韋
世康與公相去遠近鼎對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絕自生
以來未嘗訪問帝曰公百世鄉族何得爾也乃命官給酒
肴遣世康與鼎還杜陵樂飲十餘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
太傅蓋以下二十餘世作韋氏譜七卷時蘭陵公主寡於上

嘉靖

二十六年

為之求夫選親衛柳述及蕭瑒等以示於鼎鼎曰瑒當封
侯而無貴妻之相述亦通顯而守位不終上曰位由公耳
遂以主降述上又問鼎諸兒誰得嗣荅曰至尊皇后所最
愛者即當與之非臣敢預知也上笑曰不肯顯言乎聞皇
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義恭謹務弘清靜州中有二豪
外脩邊幅而內行不軌常為劫盜鼎於都會時謂之曰卿
是好人那忽作賊因條其徒黨謀議逗留其人鵠請皆
首伏又有人客遊通主家之妾及其還去妾盜珍物於夜
亡尋於草中為人所殺主家知客與妾通因告客殺之縣
司鞫問具得姦狀因斷客死獄成上於鼎鼎覽之曰此客

實姦而殺非也乃某寺僧該妾盜物令奴殺之藏在某處
即放此客遣掩僧并獲贓物自是部內肅然不言咸稱其
有神道無拾遺尋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優賜頃之卒
年七十九

來和

來和字弘順京兆長安人也少好相術所言多驗大冢宰
宇文護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門初為夏官府下士
累遷少卜上士賜爵安定鄉男遷畿伯下大夫進封洹水
縣男高祖微時來和相和待人去謂高祖曰公當王有
四海及為丞相拜儀同既受禪進爵為子開皇來和上表

自陳曰臣早奉龍顏自周代天和三年已來數蒙陛下顧
盼當時具言至尊膺圖受命光宅區宇此乃天授非由人
事所及臣無榮效坐致五品二十餘年臣是何人敢不慙
懼愚臣不任區區之至謹錄陛下龍潛之時臣有所言一
得書之秘府死無所恨昔陛下在周嘗與永富公竇榮定
語臣曰我聞有行聲即識其人臣當時即言公眼如曙星
無所不照當王有天下願忍誅殺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
在雲陽宮謂臣曰諸公皆汝所識隋公相祿何如臣報武
帝曰隋公止是守節人可鎮一方若為將領陣無不破臣
即於宮東南奏聞陛下謂臣此語不妄明年為九軌言於

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尋以問臣臣知帝有疑臣詭報曰是節臣更無異相于時王誼梁彥光等知臣此語大象二年五月至尊後永巷東門臣在末巷東北面誓問曰我無災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氣色相應天命已有付屬未幾遂摠百檢上覽之大悅進位開府賜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頃和同郡縣則嘗詣和相和謂之曰後四五當得大官人初不知所諱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為四五大官稔也和言多比類者相經四十卷道士張賓焦子順應門人董子華此二人當高祖龍潛時並私謂高祖曰公當為天子善自愛

踐阼以賓為華州刺史子順為開府子華為上儀同

蕭吉

蕭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孫也博學多通尤精陰陽筭術江陵陷遂歸于周為儀同宣帝時吉以朝政日亂上書切諫帝不納及隋受禪進上儀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陰陽書吉性孤峭不與公卿相沉浮又與楊素不協由是擯落於世鬱鬱不得志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為悅媚焉開皇十四年上書曰今年歲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為冬至來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藥汁圖徵云天元

十一月朔旦冬至聖王受享祚今聖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慶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為本命與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慶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來年乙卯是行年與歲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慶三也陰陽書云年命與歲月合德者必有福慶洪範傳云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經書並謂三長應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陽之始朔旦冬至是聖王正元正月是正陽之月歲之首月之先朔旦是歲歲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會而本命為九元之先行年為三長之首並與歲月合德所以靈寶經云角音龍龍

其祚日強來歲年命納立日俱角曆之與經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來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陽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慶四也夏至陰始祀地之辰即是至尊本命此慶五也至尊德並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載養所以二儀元氣並會本辰上覽之天賜物五百段於陵王時為太子言東宮多鬼魅鼠妖數見上令言詣東宮禳邪氣於夏怒毀設神坐有繩風從東北鬼門來掃太子坐吉以挑湯葦火驅逐之風出宮門而止又謝之於未地設壇為四門置五帝坐于時至寒有蝦蟇從西南來入人門并赤帝坐還從人門而出行數

步忽然不見。上食之，賞賜優洽。又上言：「太子當不安位時，上陰欲廢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顧問，及獻皇后崩，上令吉卜擇葬所。吉歷筮山原至一處，云：「卜年二十，卜世二百，其圖而奏之。」曰：「吉凶由人，不在於地。」高緯以筮筮不卜，中平國尋滅。上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當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當戰沒。然竟從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雞未鳴，前有黑雲方圓五六百步，從地屬東南，又有旌旗車馬帳幕布滿七八里，并有人往來檢校部伍，其整日出乃滅，同見者。」錄人謹案葬書云：「氣王與姓相生大吉，令黑氣當冬土與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孫。」

無疆之候也。上大悅，其後上將親臨發殯，吉表奏曰：「至尊本命辛酉，今歲斗魁及天，而臨卯酉，謹按陰陽書，不得臨喪，上不納退而告族人。蕭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為今，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記之曰：「後四載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氣應。」又臨喪兆，益見矣。且太子得政，隋甚平，當有真人出治之矣。」吉前給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出二百者，取二十二運也。吾言信矣。汝其誌之。及煬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開府，嘗行經華陰，見揚素冢，上有白氣屬天，密言於帝，帝問其故，吉曰：「其後素

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或葬者庶可免。帝後從容謂楊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為吉祥，託以遼東未滅，不違私門之事。未幾而玄感以及族滅。帝彌信之。後歲餘，卒官者金海二十卷，相經要錄一卷，宅經八卷，葬經六卷，樂譜二十卷，及帝王養生方一卷，相手版要決一卷，太一立成一卷，並行於世。時有楊伯醜臨孝恭劉祐，俱以陰陽術數知名。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兵書，隱於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為禮，無貴賤皆以乏人不能測也。高祖召與

語，竟無所答。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拂沐。嘗有張永樂者，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為卦有忤，忤者伯醜輒為分析之。象鼻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為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布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於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

不然者揚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及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卜者時伯醜為皇太子所召在塗遇之立為作卦卦成曰我不違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為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為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

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辯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言而思理玄妙故論者以為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臨孝恭

臨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筭術高祖甚親遇之每言災祥之事未嘗不中上因令考定陰陽官至上儀同著歌器圖三卷地動銅儀經一卷九宮五墓一卷遯甲月令十卷元辰經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白怪書十八卷祿命書二十卷九宮龜經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經三十卷孔子馬頭易卜書一卷並行於世

劉祐

劉祐滎陽人也開皇初為大都督封索盧縣公其所占候
合如符劫高祖甚親之初與張賓劉輝馬顯定曆後奉詔撰
兵書十卷名曰金韜上善之復著陰策二十卷觀臺飛候
六卷玄象要記五卷律曆術文一卷婚姻志三卷產乳志
二卷式經四卷四時立成法一卷安曆志十二卷歸正易
十卷並行於世

張胄玄

張胄玄勃海脩人也博學多通尤精術數冀州刺史趙暎
薦之高祖徵授雲騎尉直太中參議律曆事時輩多出其

下由是太史令劉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
步其精密上異之令楊素與術數人立議六十一事皆舊
法久難通者令暉與胄玄等辯析之暉杜口一無所答胄
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貞外散騎侍郎兼太史令賜
物千段暉及黨與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曆言前曆差一
日內史通事顏敏楚上言曰漢時洛下閎改顛項歷作太
初曆云後當差一日八百年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
百一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乎上大悅漸
見親用胄玄所為曆法與古不同者有三事其一宋祖沖之
於歲周之末創設差分冬至漸移不循舊軌每四十六年

却差一度至梁虞翻曆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
六年冬至移一度宵玄以此二術年限懸隔追檢古注所
失極多遂折中兩家以爲度法冬至所宿歲別漸移八十
三年却行一度則上合堯時日永星火次符漢曆宿起牛
初明其前後並皆妥當其二周馬顯造景寅元曆有陰陽
轉法加減章分進退蝕餘乃推定日創開此數當時術者
多不能曉張賓因而用之莫能考正宵玄以爲加時先後
逐氣參差就月爲斷於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氣列其盈縮
所出實由日行遲則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時早日行速
則月逐日遲令合朔加時晚檢前代加時早晚以爲損益之

率日行自秋分已後至春分其勢速計一百八十二日而行
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後至秋分日行遲計二百八十二
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氣之下即其率也其三百古諸
曆朔望值交不問內外八限便食張賓立法創有外限應
食不食猶未能明宵玄以日行黃道歲一周天月行月道
二十七日有餘一周八月道交絡黃道每行黃道內十三
日有奇而出又行黃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終而復始月經黃
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下即爲當食若月
行內道則在黃道之比食多有驗月行外道在黃道之南
也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驗遂因前法別立定限隨

交遠近逐氣承差損益食分事皆明著其超古獨異者有
七事其一古歷五星行度皆守恒率見伏盈縮悉無格准
曹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見之數與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
減三十許日即如熒惑平見在雨水氣即均加二十九日
見在小雪氣則均減二十五日加減平見以為定見諸星
各有盈縮之數皆如此例但差數不同特其積候所知時
人不能原其意言二辰星舊率一終再見凡諸古曆皆以
為然應見不見人未能測曹玄積候知辰星一終之中有
時一見及同類感召相隨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見在雨水
者應見即不見若平晨見在啓蟄氣者去日十八度外

三十六度內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隨見其三古曆
步術行有定限自見已後依率而推進退之期莫知多少
曹玄積候知五星遲速留過皆數皆與古法不同多者至
差八十餘日留廻所在亦差八十餘度即如熒惑前疾初
見在立冬初則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見在夏
至初則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進步天驗今古皆密其
四古歷食分依率即用推驗多少實數罕精曹玄積候知
月從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則遲
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於交分限其多少亦三古曆加
時朔望同術曹玄積候知日食所在隨方改懸傍正高下

每處不同交有淺深遲速變約時立差皆會天象其六古
曆交分即為食數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
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當交即食既其
應少反多應多反少自古諸曆未悉其原曹玄積候知當
交之中月掩日不能畢盡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時月在日
內掩日便盡故食乃既自此已後而又遠者其食又少交之
前後在冬至皆爾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為詳
密其七古曆二分晝夜皆等曹玄積候知其有差春秋二
分晝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遲疾盈縮使其然也凡此曹
玄獨得於心論者服其精密大業中卒官

許智藏

許智藏高陽人也祖道初嘗以母疾遂覽醫方因而究極
世號名醫誠其諸子曰為人子者當瞻視藥不知方術豈
謂孝乎由是世相傳授仕梁官至員外散騎侍郎父景武
陵王諮議參軍智藏心以醫術自達仕陳為散騎侍郎及
陳滅高祖以為員外散騎侍郎使詣揚州會秦孝王俊有
疾上馳召之然後夜中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相迎如聞
許君靈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明夜俊又夢
崔氏曰妾得計參苗入靈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為俊診
脉曰疾已入心即當發癩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數日而薨

上音其妙寶物百段煬帝即位智藏時致仕于家帝每有
所苦輒令作使就詢訪或以舉子迎入殿扶登御牀智藏為
方奏之用無不效年八十卒于家宗人許澄亦以醫術顯
父東往梁太常丞中軍長史隨柳仲禮入長安與姚僧坦
齊名拜上儀同三司澄有學識傳父業尤盡其妙歷尚藥
典御諫議大夫封賀川縣伯父子俱以藝術名重於周隋
二代史失事故附見云

萬寶常

萬寶常不知何許人也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于齊後復
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燕冀常被配為樂戶因而妙達鍾

律遍工八音造玉磬石以獻于齊又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
時無樂器寶常因取前食器雜物以善和之品其高下宮
商畢備諧於絲竹大為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
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初為黃鍾調寶常雖為伶人
譯等每以所議然言多不用以故譯樂成奏之上乃召寶常問
其可寶常曰此亡國之音一旦陛下之所宜聞上不悅寶常
因稱言樂聲哀怨遂放非此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
樂器上從之寶常奉詔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
律并堪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
柱之變為六十四調一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一千八百

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其書而特知其事也。西之至是試合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且其見莫不嗟異。於是推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人所好。大常者晉書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以鍾律自命尤忌樂。真告中變以威力用事凡言樂者皆附之而短。寶常數詣公。如如公至蘇威因詰寶常所為何所傳受有一沙門謂寶常曰。悅之先生當言就胡僧。又胡學云是佛家音律所傳音律則上必悅先生所為可以。行失寶常然之遂如其言以谷威威怒曰胡僧所傳乃是一四夷之樂非中國所宜行也其事

竟寢寶常嘗聽太常所奏樂法然而泣人問其故寶常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以相殺將盡時四海全盛聞其言者皆謂為不然大業之末其言卒驗寶常貧無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竊其資物而逃。寶常飢餓無人贖遺竟餓而死將死也取其所著書而焚之曰何用此為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時論衣之開皇之世有鄭譯何妥盧賁蘇夔蕭吉並討論墳籍撰者繼書其為當時所用至於天然識樂不及寶常遠矣。文臣以騎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為一時之妙又曰鄙聲而寶常所為皆歸於雅此輩雖公議不附寶常然曰心服謂以為神時有樂人王令

隋書四十三 左傳卷之二十一 十二

言亦妙達音律大業末帝將幸江都令言之子嘗從於
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空入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六
驚蹶然而起曰變變急也且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對
曰頃來有之令言遂歎歎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
必不反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者君也
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殺於江都

史臣曰陰陽卜祝之事巫天之教在焉雖不可以專行亦
不可得而廢也人能弘道則得利時俗行非其義則外悔
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章來之骨法氣色庚
張之推步盈虛雖落下高堂許負朱建不能尚也伯醜龜
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詢渾儀不差辰象之度竇常整律動
應宮商之和雖不足遠擬古人皆一時之妙也許氏之運
鍼石世載可稱蕭吉之言陰陽近於誣誕矣

列傳第四十三

隋書七十八



列傳第四十四

隋書十九

特進臣魏徵上

外戚

歷觀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權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
 然而鮮有克終之美必惟誦履之患何哉皆由乎無德而
 尊不知紀極忽於滿盈之戒固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
 憂必及之夫其誠著艱難功巨社稷不以謙冲自處未免
 顛蹶之禍而况道不足以濟時仁不足以利物自訟於已
 以富貴驕人者乎此呂霍上官閻梁冀鄧所以繼踵而亡
 滅者也昔文皇潛躍之際獻后便相推轂煬帝大藉方兆

蕭妃密勿經綸是以恩禮纏綿始終不易然內外親戚莫
預朝權昆弟在位亦無殊寵至於居擅玉堂家稱金穴暉
光戚里熏灼四方將三司以比儀命五侯而同拜者終始
一代寂無聞焉考之前王可謂矯其弊矣故雖時經擾攘
無有陷於不義帝朝遷官而得以保全比夫憑藉寵私
階緣恩澤乘其非據旋就顛危者豈可同日而言哉此所
謂愛之以禮能改覆車軌叙其事為外戚傳云

高祖外家呂氏

高祖外家呂氏其族蓋微乎齊之後求訪不知所在至開
皇初濟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求吉自稱有姓字苦桃為呂

廣妻勸驗知是舅子始追贈外祖雙周為上柱國大封八
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封齊郡公謚曰敬外祖母姚氏為齊
敬公夫人詔並改葬於齊州立廟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襲
爵留在京師大業中授上黨郡太守性識庸劣職務不理
後去官不知所終永吉從父道貴性尤頑駭言詞鄙陋初
自鄉里徵入長安上見之悲泣道貴略無戚容但連呼高
祖名云種未定不可偷大似其挑奸是後數犯忌諱致
違忤甚耻之乃命高顯厚德然不許接對朝立三拜上
儀同三司出為濟南太守令顯之任斷其入朝道貴還至
本郡高自崇重每與人言自顯皇舅數稱儀儀出入同里

從故又遊宴官民咸苦之後種廢然家子孫無聞焉

獨孤羅 弟陀

獨孤羅字羅仁雲中人也父信初仕魏為荊州刺史武帝之入南也信奔父母妻子西歸長安歷職顯貴羅由是遂為高氏所囚信後仕周為大司馬及信為宇文護所誅羅始見釋寓居中山孤貧無以自給齊將獨孤永業以宗族之故見而哀之為買田宅遺以資畜初信入關之後復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順陔整崔氏生獻皇及齊亡高祖為定州牧管獻皇后遣人尋羅得之相見悲不自勝侍御者皆泣於是厚遺車馬財物未幾周武帝以羅功

臣子又淪異域徵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歸于京師諸弟見羅少長貧賤每輕侮之不以兄禮事也然性長者亦不與諸弟校競長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為丞相拜儀同常置左右既受禪下詔追贈羅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規追遠慎終前王盛典故柱國信風宇高曠獨秀生民獻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謀長策道著於弼諧緯義經仁事深於拯濟方當宣風廊廟亮采台階而運屬艱危功高弗賞曠言令範事切於心今景運初開椒闈肅建載懷塗山之義無忘褒紀之典可贈太師上柱國冀定等十州刺史趙國公邑萬戶其諸弟以羅母沒齊先無夫人之號不

當承襲上以問后后曰羅誠嫡長不可誣也於是襲爵趙國公以其弟善為河內郡公穆為金泉縣公藏為武平縣公阼為武喜縣公整為千牛備身擢拜羅為左領左右將軍尋遷左衛將軍前後賞賜不可勝計又而出為梁州總管進位上柱國仁壽中徵拜左武衛大將軍煬帝嗣位改封蜀國公未幾卒官謚曰恭子纂嗣仕至河陽郡尉纂弟武都大業末亦為河陽郡尉庶長子開遠字文化及之弒逆也裴震通率賊入成象殿宿衛兵士皆從逆開遠時為千牛與獨孤盛力戰於閣下為賊所執賊義而捨之善後官至柱國卒子覽嗣仕至左候衛將軍大業末卒

獨孤阼字黎邪仕周胥附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宇文護被誅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又之出為郢州刺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州刺史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阼后之異母弟阼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阼所為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諷阼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頴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阼婢徐阿尼言本從阼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

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隋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隋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隋於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竒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隋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隋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隋死，除名為民。

以其妻楊氏為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為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隋未幾而卒。煬帝即位，追念舅氏，聽以禮葬，乃下詔曰：「外氏哀禍，獨孤隋不幸，早世遷卜有期，言念渭陽之情，追懷傷切，宜加禮命，允備哀榮，可贈正議大夫。帝意猶不已，復下詔曰：「舅氏之尊感屬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繼，緬惟先往，宜崇徽秩，復贈銀青光祿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壽。隋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業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平鄉侯。」

蕭壽傳

蕭壽字仁遠，梁昭明太子統之孫也。父誓初封岳陽王，鎮

襄陽侯景之亂其兄河東王譽與其叔父湘東王繹不協
為繹所害及繹嗣位譽稱藩于西魏乞師請討繹周太祖
以譽為梁主遣柱國于謹等率騎三萬襲繹滅之譽遂都
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二百里之地稱皇帝於其國
車服節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總管以兵戍之譽薨歸嗣
立年號天保歸後辯有才學兼好內典周武帝平齊之後
歸來賀帝享之甚歡親彈琵琶令歸起舞歸曰陛下親御
五絃臣敢不同百獸高祖受禪必禮彌厚遣使賜金五百
兩銀千兩布帛萬匹馬五百匹歸來朝上甚敬焉詔歸位
在王公之上歸被服端麗進退閑雅天子矚目百僚仰慕

賞賜以億計月餘歸藩帝親餞於灑水之上後備禮納其
女為晉王妃又欲以其子瑒當荆陵公主由是漸見親待
獻皇后言於上曰梁主通家腹心詎寄何勞猜防也上然之
於是罷江陵總管歸專制其國歲餘歸又來朝賜練萬匹
珍玩稱是及還上親執手曰梁主久滯荆楚未復舊都故
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江相送旋反且歸拜謝而
去其年五月寢疾臨終上表曰臣以庸闇曲荷天慈寵冠
外藩恩踰連山妾及子女尚主婚主每顧躬授甲冑身先
士卒掃蕩逋寇上報明時而薄生末外遠罹疢疾屬纊在辰
顧陰待謝長違聖世感戀嗚咽遺嗣孤藐特乞降慈伏願

聖躬與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雖九泉實無遺恨
并獻所服金裝劍上覽而嗟悼焉歸在位二十三年四
十四薨梁之臣子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子琮嗣繼者
孝經周易義記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於世

琮字溫文性寬仁有大度倜儻不羈博學有文義兼善弓
馬遣人伏地著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
初封東陽王尋立為梁太子及嗣位上賜璽書曰負荷堂
構其事甚重雖窮憂勞常須自力輯諧內外親任才良幸
遵世業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心及陳人水潦之時特宜警
備陳氏比日雖復朝聘相尋疆場之間猶未清肅唯當持

我必不可干勿得輕人而不設備朕與梁國積世相知重
以親姻情義彌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輕為國為民深宜抑
割恒加饘粥以禮自存又賜梁之大臣爾書誡勉之時琮
年號廣運有識者曰運之為字軍走也吾君將奔走乎其
年琮遣大將軍戚所以舟師襲陳公安不克而還徵琮叔
父岑入朝拜為大將軍封懷義公因留不遣復置江陵摠
管以監之琮所署大將軍許世武各以城召陳將百黃侯
陳紀謀洩琮誅之後二歲上徵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餘
人朝于京師江陵父老莫不墮涕相謂曰吾君其不反矣
上以琮來朝遣武鄉侯崔弘度將兵戍之軍至都州琮叔

父嚴及弟瓚等懼弘度掩龍之遂引陳人至城下虜居民
而叛於是廢梁國上遣左僕射高頴安集之曲赦江陵死
罪給民復十年梁二主各給守墓十戶拜瓚為柱國賜爵
莒國公煬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見親重拜內史令改封
梁公瓚之宗族總麻以上並隨才擢用於是諸蕭昆弟布
列朝廷瓚性澹雅不以職務自嬰退朝縱酒而已內史令
楊約與瓚同列帝令約宣旨誡勵約復以私情喻之瓚答
曰瓚若復事事則何異於公哉約笑而退約兄素時為尚
書令見瓚嫁從父妹於鉗耳氏因謂瓚曰公帝王之族望
高戚美何乃適妹鉗耳氏乎瓚曰前已嫁妹於侯莫陳氏

此復何疑素曰鉗耳羌也侯莫陳虜也何得相比素意以
虜優羌劣瓚曰以羌異虜未之前聞素慙而止瓚雖羈旅
見北間豪貴無所降下嘗與胡若弼深相交善弼既被誅
復有童謠曰蕭蕭亦復起帝由是忌之遂廢於房未幾而
卒贈左光祿大夫子鉅襄城太守復以瓚弟子鉅為梁公
鉅小名藏煬帝甚昵之以為十年與宇文弼出入宮掖伺
察內外帝每有遊宴鉅未嘗不從焉遂於宮中多行淫穢
江都之變為宇文化及所殺

瓚字欽文少聰敏解屬文在梁為荊州刺史頗有能名崔
弘度以兵至荊州瓚懼與其叔父嚴奔于陳陳立以為侍

中安東將軍吳州刺史甚得物情二吳父老皆曰吾君子也及陳亡吳人推璣為主吳人見梁武簡文及登歸等兄弟並第三而踐尊位璣自以歸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負有謝異者頗知廢與梁陳之際言無不驗江南人甚敬信之及陳主被擒異奔於璣由是益為眾所歸襄國公宇文述以兵討之璣遣王哀守吳州自將拒述述遣兵別道襲吳州哀懼衣道士服棄城而遁璣眾聞之悉無鬪志與述一戰而敗璣將左右數人逃于太湖匿於民家為人所執送於述所斬之長安時年二十一弟瑒為朝請大夫尚衣奉御瑒歷衛尉御秘書監陶丘侯瑒麻內史侍即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慮遠皆皇錫之國罕執鈞衡母后之豕無聞傾貶爰及漢晉顛覆後繼軌皆由乎進不以禮故其弊亦速若使獨孤權倖呂霍必敗於仁壽之前蕭氏勢均梁竇豈全於大業之後今或不隕舊基或更隆先構豈非處之以道不預權寵之所致乎

列傳第四十四

隋書七十九

列傳第四十五

隋書八十卷

特進臣魏徵上

列女

自昔貞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婦人之德雖在於溫柔
 立節番名咸資於貞烈溫柔仁之本也貞烈義之資也非
 溫柔無以成其仁非貞烈無以顯其義是以詩書所記風
 俗所在圖像丹青流聲竹素莫不守約以居正殺身以成
 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之妻魯之義姑梁之
 高行衛君靈主之妾夏侯文寧之女或抱信以舍貞或蹈
 忠而踐義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節其修名彰於既

往徽音傳於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於淫僻之俗雖衣繡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輦不入彤管之書不需良史之筆將草木以俱落與麋鹿而同死可勝道哉永言載思實庶姬之恥也觀夫今之靜女各勵松筠之操甘於玉折蘭摧足以無絕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蘭陵公主

蘭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儀性婉順好讀書高祖於諸女中特所鍾愛初嫁儀同王奉孝卒適河東柳述時年十八諸姊並驕踞主獨折節遵於婦道尋舅姑甚

謹如有疾病必親奉

祖聞之大悅由是述漸見寵

通初晉王廣欲以主配

弟蕭瑒高祖初許之後遂適

述晉王因不悅及述用

惡之高祖既崩述徙嶺表瑒

帝令主與述離絕將改

公主以死自誓不復朝謁上

表請免主號與述同徙

怒曰天下豈無男子欲與述

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

適于柳家今其有罪妾當從坐不

願陛下屈法申恩帝不

從主憂憤而卒時年三十二臨終

上表曰昔共妻自誓誓

美余前詩鄭媼不言傳芳往誥妾雖

負罪竊慕古人生既不

得從夫死乞葬於柳氏帝覽之愈

怒竟不哭乃葬

川齊送其薄朝野傷之

南陽公主

南陽公主者煬帝之長女也。美風儀，有志節。這次必以禮
年十四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謹肅聞。及述病且
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稱之。及宇文述及殺逆
主隨至聊城而化。及為竇建德所敗，士及自濟北西歸大
唐。時隋代衣冠並在其所。建德引見之，莫不惶懼失常。唯
主神色自若。建德與語，主自陳國破家亡，不能報怨，雪耻
淚下盈襟。聲辭不輟，情理一切。至建德及觀聽者，莫不為之
動容。隕涕咸肅然。敬異焉。及建德誅化及時，主有一子名
德師，年且十歲。建德遣以貴郎將於士澄謂主曰：宇文述

及躬行殺逆人，神所不容。將族滅其家，公主之子法當
從坐。若不能割愛，亦聽留之。主立曰：武貴既是隋室貴臣，此
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主尋請建德削髮為尼。及建德
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於東都之下。主不與相見。士及
就之於戶外，請復為夫。主拒之曰：我與君離家，今恨
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口察。君不預知耳。因與告絕。訶
令速去。士及固請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見也。士及見
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辭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東柳氏女也。父是滑州刺史妃姿儀端

麗年十餘以良家子合法相聘以為妃未幾而恪被廢妃
修婦道事之愈敬煬帝嗣位恪復從煬帝令使者殺之於
道恪與辭訣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獨生於是相對慟哭恪
既死棺斂訖妃相明使者曰妾誓與楊氏同穴若身死
之後得不別埋君之思也遂撫棺號慟自經而卒見者莫
不為之涕流

華陽王楷妃

華陽王楷妃者河南二石氏之女也父巖性明敏有氣幹仁
壽中為黃門侍郎封臨淄縣公煬帝嗣位坐與柳述連事
除名為民徙南海後命赦還長安有人誣巖逃歸收而殺

之妃有姿色性婉順初以選為妃未幾而楷被幽廢妃事
楷踰謹每見楷有憂懼之色輒陳義理以慰諭之楷甚敬
焉及江都之亂楷遇于文化及之逆以妃賜其黨元武達
武達初以宗族之禮置之別舍後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
屈武達怒撻之百餘辭色彌厲因取璧自毀其面血淚交
下武達釋之妃謂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將見侵辱我
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譙國夫人

譙國夫人者高涼冼氏之女也世為南越首領跨據山洞
部落十餘萬家夫人幼賢明多籌略在父母家撫循部眾

能行軍用師服諸越母勸親族為善由是信義結於本
鄉越人之俗好相攻擊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強
侵掠傍郡嶺表苦之夫人多所規諫由是怨隙止息海南
儋耳歸附者千餘洞梁大同初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
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娉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
弘之投高麗也遣融大父業采以三百人浮海歸宋因留于
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他鄉羈旅號令不行至是夫
人誠約本宗使從民禮每共寶參決辭訟首領有犯法者
雖是親族無所舍縱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違遇侯景反
廣州都督蕭勃徵兵援臺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臯口遣

召寶寶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詐
君共為反耳寶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誓軍乃稱
有疾鑄兵聚眾而後喚君今者若往必留質追君之共衆此
意可見願且無行以觀其勢數日遷仕果反遣主帥杜平
虜率兵入瀨石寶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虜驍將也石兵入
瀨石即與官兵相拒勢未得還遷仕在州無能為也若君
自往必有戰鬪宜遣使詐之卑辭厚禮云身示敢出欲遣
婦往奉彼聞之喜必無防慮於是我將千餘人少送倍雜物
唱言輸賧得至柵下賊必可圖寶從之遷仕果大言覬夫
人眾皆據物不設備夫人擊之大捷遷仕遂之保二寧都

夫人統兵與長城侯陳霸先會于潯石遠謂寶曰臨以都督
大可畏極得衆心我觀此人必能平賊君宜厚資之及寶
卒嶺表大亂夫人懷集百越數州晏然至陳永定二年其
子僕年九歲遣師諸首領朝于丹陽起家拜陽春郡太守後
廣州刺史歐陽紇謀反召僕至高安誘與為亂僕遣使歸
告夫人夫人曰我為忠貞經今兩代不能惜汝輒負國家
遂發兵拒境帥百越酋長迎擊昭達內外逼之紇徒潰散
僕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將轉石龍太守詔
使持節冊夫人為中郎將石龍太夫人賚繡幃油絡駟馬
安車一乘給鼓吹一部并麾幢旌節其鹵簿一如刺史之

儀至德中僕卒後遇陳國亡嶺南未有所附數郡共奉夫
人彌為聖母保境安民高祖遣總管韋洸安撫嶺外陳將
徐澄以南康拒守洸至嶺下逡巡不敢進初夫人以扶南
犀杖獻于陳主至此晉王廣遣陳主遺夫人書諭以國亡
令其歸化并以犀杖及兵符為信夫人見杖驗知陳亡集
首領數千盡日慟哭遣其孫魂帥衆迎洸入至廣州嶺南
悉言表魂為儀同三司冊夫人為宋康郡夫人未幾番禺
人王仲宣反首領皆應之圍洸於州城遣兵屯衙嶺夫人
遣孫暄帥師救洸暄與逆黨陳佛智素相交善故暄留不
進夫人知之大怒遣使執暄繫於獄又遣孫奩出討佛

智戰剋斬之進兵至南海與麀愿軍會共敗仲宣夫人親
被甲乘介馬張錦傘領毅騎衛詔使裴矩巡撫諸州其蒼
梧首領陳坦岡州馮岑翁梁化鄧馬頭藤州李光略羅州
龐靖等皆來參謁還令統其部遠表遠之高祖異之拜
蓋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羅州刺史追贈寶為席州總
管護國公毋夫人為譙國夫人以宋康邑廼授僕妾洗氏
仍開譙國夫人幕府置長史以下官屬給印章聽其部落
六州兵馬若有機急便宜行事降勅書曰朕撫育蒼生情
均父母欲使率土清淨屯庶安樂而王仲宣等輒相聚結
擾亂彼民所以遣往誅翦為日姪除害夫人情在奉國深

識正理遂令孫蓋斬獲佛智竟破群賊甚有大功今賜夫
人物五千段暄不進愆誠合罪責以夫人立此誠效故特
原免夫人宜訓導子孫敦崇禮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
后以首飾及宴服一襲賜之夫人並盛舉金篋并梁陳賜
物各藏于一庫每歲時大會皆陳于殿以示子孫曰汝等
宜盡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賜物具存
此忠孝之報也願汝日思念之時番州撫管趙訥貪虐諸
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長史張融上封事論安撫之宜并言
訥罪狀不可以招懷遠人上書得真無贖竟致於法
降勅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親載詔書自稱使者歷十餘

州宣述上意諭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賜夫人臨振
縣湯沐邑一千五百戶贈僕爲崖州摠管平原郡公仁壽
初卒賜物一千段諡爲誠敬夫人

鄭善果母

鄭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二出適鄭誠生善果
而誠討尉迴力戰死于陣母年二十而寡父彥穆欲奪其
志母抱善果謂彥穆曰婦人無再見男子之義且鄭君雖
死幸有此兒棄兒爲不慈昔死爲無禮寧當割耳截髮以
明素心違禮滅慈非敢聞命善果以父死工事年數歲拜
使持節大將軍襲爵開封縣公邑一千戶四皇初進封武

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轉景州刺史尋爲魯郡太守
母性賢明有節操博涉書史通曉治方每善果出聽事母
恒坐胡床於鄣後察之聞其剖斷合理歸則大悅即賜之
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堂蒙被而泣
終日不食善果伏於牀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謂之曰吾非
怒汝乃愧汝家耳母爲汝家婦獲奉灑掃如汝元君忠勤
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嘗問私以身殉國繼之以死吾亦望
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寡婦耳若慈無威使汝不
知禮訓何可負荷忠臣之業乎汝自童子承龍臺才位至
方伯豈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緣驕

樂隋於公政內則墜爾家風或亡失官爵外則虧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見汝先人於地下乎母恒自紡績夜分而寐善果曰兒封侯開國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荅曰嗚呼汝年已長吾謂汝知天下之理今聞此言故猶未也至於公事何由濟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報爾先人之徇命也當須散贍六姻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獨擅其利以為富貴哉又絲枲紡織婦人之務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製若惰業者是為驕逸吾雖不知禮其可自敗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粉常服大練性又節儉非祭祀賓客之事酒肉不妄陳於前

室端居未嘗輒出門閤內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贈遺皆不謂其家非自于作及莊園祿賜所得雖親族禮遺悉不許餉善果歷任州郡唯內自出饌於衙中食之公解所供皆不許受悉用脩治廨宇及分給寮佐善果亦由此克已號為清吏煬帝遣御史大夫張衡勞之考為天下最徵授光祿卿其母卒後善果為大理卿漸驕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疇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趙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與從兄長忻不協屬齊滅之際長忻與其妻同謀殺子春舜時年七歲有二

妹聚年五歲璠年二歲並孤苦哥食親感靈撫育二妹恩義甚篤一曰舜陰有俱難之心長所成不為備姊妹俱長親戚欲嫁之輒拒不從乃密謂其一妹曰汝無兄弟致使父讎不復吾輩雖曰女子何用生為我欲共汝報復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踰墻而入手殺其忻夫妻以告公墓因詣縣請罪姊妹爭為謀首州縣不能決高祖聞而嘉歎特原其罪

韓觀妻

韓觀妻者洛陽丁氏女也字茂德父實周大左輔于氏年十四適于觀雖生長膏腴家門鼎盛而動遵禮度躬自

約宗黨敬之年十八觀歿於軍戰沒于氏哀毀骨立慟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喪其父以其幼少無子將嫁之誓無異志復令家人敦喻于氏晝夜涕泣數髮自誓其父喟然傷感遂不奪其志焉因養夫之孽子世隆為嗣身自撫育愛同己生訓導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後唯時或歸寧至於親族之家絕不來往有尊卑就省謁者送迎皆不出戶庭蔬食布衣不聽聲樂以此終身高祖聞而嘉歎下詔褒美表其門閭長安中號為節婦闕終于家年七十二

陸讓母

陸讓母者上黨馮氏女也性仁愛有母儀讓即其孽子也
仁壽中為番州刺史數有聚斂賦貨狼籍為司馬所奏上
遣使按之皆驗於是因詣長安親臨問讓稱寃上復令治
書侍御史撫按之狀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寮議之咸曰讓
罪當死詔可其奏讓將就刑馮氏蓬頭垢面詣朝堂數讓
曰無汗馬之勞致位刺史不能盡誠奉國以答鴻恩而反
違犯憲章賦貨狼籍若言司馬誣汝百姓百官不應亦皆
誣汝若言至尊不憐愍汝何故治書覆汝豈誠臣豈孝子
不誠不孝何以為人於是流涕嗚咽親持盂粥勸讓令食
既而上表求哀詞情甚切上愍然為之改容獻是日言其

意致請於上治書侍御史柳彧進曰為民母德之至也或
行路如或殺之何以為勸上於是集京師士庶於朱雀門
舍人宣詔曰馮氏以嫡母之德足為世範慈愛之道蓋感
人神特宜矜免用獎風俗讓可減死除名為民復下詔曰
馮氏體備仁慈夙閑禮度孽讓非其所生往犯憲章宜從
極法躬自詣闕為之請命匍匐頓首朕哀其義特免死辜
使天下婦人比目如馮者豈不閨門正睦風俗和平朕每嘉
歎不能已宜標揚優賞用章有德可賜物五百段集諸命
婦與馮相識以寵異之

劉昶文

百書

卷一百一十一

十一

劉昶女者河南長孫氏之婦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國
欽國公數為將帥位望隆顯與高祖有信及受禪甚親
任歷左武衛大將軍慶州總管其子居士為太子千牛備
身聚族往往不遵法度數得罪以昶故母輒乞之居士
轉恣毋大言曰男兒要當擗頭一死縛蓬條上作獠儻取公卿
子弟精力雄健者輒將至家以牛車輪拉其頸而捧之公死能
不屈者稱為壯士釋而與交黨與三百人其趨捷者號為
鐵鷲隊武力者號為逐逐轉隊二如韓鷹繼大連騎道中歐
擊路人多所侵奪長安市里無貴賤見之者皆辟易至公
北主哀敢與校者其女則居士之姊也每垂泣海之數

懇惻居士不改至破家產相年老奉養甚薄其女時常
哀昶如此每歸寧于家躬勤績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
士與其徒遊長安城登故未箕南向坐前後列隊意
有不遜每相約曰當為一死時有人言居士遣使引
突厥令南寇當於京師應之昶曰今日之事當復如
何昶猶恃舊恩不自引咎真黑自在于至尊上大怒
下昶獄捕居士黨與治之甚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數日
理餉其父見獄卒長跪以進既調飲食手自捧持詣大
斬昶竟賜死于家詔百寮臨時其女絕而後蘇者數矣

公卿慰諭之其安言父無罪坐子以公於禍詞情哀切人皆不忍聞見遂布衣蔬食以終其身一聞而歎曰吾聞衰門之女與門之男固不虛也

鍾士雄母者臨質籍氏女也士雄

陳為伏波將軍陳主

以士雄嶺南酋帥慮其反覆每質

將氏於都下及晉王

庸平江南以士雄在嶺表欲以恩義結

之遣將氏歸臨賀既

而同郡漢子茂鍾文華等作亂舉立

致城遣人召士雄

將應之將氏謂士雄曰我前在揚都

備嘗辛苦今逢聖化

母子聚集沒身不能上報焉得為

迎哉汝若禽獸其心

背德忘義者我當自殺於汝前士雄

於是遂立將氏後為

書與子茂等諭以禍福子茂以不

從尋山約官軍所擊聞將

氏甚異之封為安樂縣君時

州寡婦胡氏有不知何氏

妻也甚有志節為邦族所重

當江南之亂諷諭宗黨

守險不從叛逆封為密陵郡

君

孝婦覃氏

孝婦覃氏者上郡鍾氏婦也

其夫相見未幾而夫死時

年十八事後姑以孝聞數

聞姑及伯叔皆相繼而死

覃氏家貧無以葬於是躬自

儉晝夜紡績積財十年

而葬八喪為州里所敬上聞而

賜米百石表其門閭

元務光母

元務光母者范陽盧氏女也少好讀書造次以禮盛年寡居諸子幼弱家貧不能就學盧氏每親自教授勗以義方世以此稱之仁壽末漢王諒與于兵反遣將暴良往山東略地良以務光為記室及良敗茲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務光之家見盧氏悅而逼之盧氏以死自誓政為人凶悍怒甚以燭燒其身盧氏執志彌固三死不屈節

裴倫妻

裴倫妻河東柳氏女也少風訓大業末倫為涇源令屬薛舉之亂縣城為賊所陷備遇害柳時年四十有二女及兒婦三人皆有美色賊謂之曰我輩遭逢禍亂汝父

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門風有素義不受辱於群賊我將與汝等同死如何其女守誓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婦相繼而下皆重死於井中

趙元楷妻

趙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儵在文學傳家有素範二女皆遵禮度元楷父為僕射家富於財重其門望厚禮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雖在宴私不妄言笑進止容服勤令禮儀化及之反也元楷隨至河北將歸長安至滏口遇盜掠元楷僅以身免崔氏為賊所拘賊請以為妻崔氏謂賊曰我士大夫女為婢妾則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

遣為賊婦終必不能差賊賊列衣其衣形體悉露縛於牀
之上將凌之崔氏懼為所辱詐之曰今力已屈當聽處分
不敢相違請解縛賊遂釋之信因著衣取賊佩刀倚樹而
立曰欲殺我任加刀鐮若見死可來相逼賊大怒亂射殺
之元楷後得殺妻者支解之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稱婦人之德皆以
臻其極者也至於明識遠圖
在考之圖史亦何世而無哉
踰匪石洗媼孝女之忠
慙其志烈蘭王謝其貞
芳襄城華陽之妃裴倫元楷之婦
兩二母之誠懇足使義勇

時逢艱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
顛沛靡它志勵冰霜言踰皎日
雖詩詠共姜之自誓傳冰霜
伯姬之守死其將復何以加焉

列傳第四十五 隋書八十

